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七卷

第十八至二十四號

(1940年9月—1940年12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七卷

第十八至二十四號

(1940年9月—1940年12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七卷
第十八號

Bureau of
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國民經濟研究所
圖書室

1940

初以信稿
P. 115

目 要

民主主義的回顧與前瞻	汪家禎
門羅主義的危機	潘楚基
中美商業借款的檢討	史國綱
英美成立海軍協定	張明養
法國崩潰的教訓	吳澤炎
萬為國之憂	歐陽健

日六十月九年九十二國民

每 周 新 書

二十九年

第三十三週

霍奈二氏代數學 Hall and Knight Algebra for Colleges and Schools 姚元基等譯述 二冊 定價三元五角 特價八折 十二月十日截止	文化傳播辯論集 G. E. Smith and Others Culture The Diffusion Controversy (國立編譯館出版) 周曉章譯述 一冊 定價五角	血液型之新研究 富土山著 一冊 定價四角 顧照基譯述	經濟與犯罪 譚友毅著 一冊 定價三元	地方政府總論(廣西建設) 陳柏心著 一冊 定價二元	華僑名人故事錄 黃鏡初編著 一冊 定價三角	黃鶴樓(五幕劇) 陳銓著 一冊 定價九角
日二十月八	日三十	日四十	日五十	日六十	日七十	日七十
本書為霍爾及奈脫二氏合編，內容包含三十二章，其題材之質地較一般初等代數更為充實，且合於實際應用及學者心理，不但美國各理科學校奉為採用，即吾國專科及高中學校亦多用本書為課本。茲特增訂本漢譯，期能免除文字之隔閡，藉以提高習算之效率。	本書羅列歐美學者對於文化傳播的論辯，內容包含四篇：(一)G. E. Smith著文化之傳播，(二)B. Malinowski著文化之生命，(三)H. J. Spinden著人類學上的平凡派和浪漫派，(四)A. Goldenweiser著傳播化之爭辯。Smith依據歷史的事例，謂文化是互相傳播的，其餘三氏所作論文，則反對傳播化學說。四篇的立場不同，可以代表各派的主張，今併譯之。	自一九〇一年Landsteiner氏發見血液型以來，至今不過三十餘年。本書介紹三十餘年來血液型研究之概況，內容包含二十七章，對於血液凝集現象，血液型與疾病，血液型與體質，血液型之遺傳，輸血與血液型，血液型與疾病，血液型與體質等，均分別敘述。所用名詞皆依據教育部公布或科學名詞審議會所審定者。可供臨牀醫生、法醫、醫校學生、實驗室人員等參考之用。	本書包含九章，分論貧窮與犯罪，資產與犯罪，職業與犯罪，無業與犯罪，失業與犯罪，食物與犯罪，災荒與犯罪等，對於經濟與犯罪之關係，言之頗詳。著者謂經濟為犯罪之重要原因，打破過去一般學者的「主要原因說」，「偶發原因說」和「普通原因說」。這是一種新的見解。書中所載犯罪統計，悉根據司法行政部的司法統計，並搜集歐美各國的犯罪統計，藉資比較。最後又提出救濟犯罪和預防犯罪的具體辦法，可供參考。	本書包含八章，分別詳述地方政府的意義，地方政府的區劃，地方政府的組織，地方政府的權限，地方政府的控制，地方公民團體，以及地方政府的財政等，不特將中國地方制度之理論歸納於完整之系統，且對於各級地方政府的改革，加以探討，並引證各國實例，發揮宏論。尤以最後一章，對於各國地方制度的演進，指出地方政府的民治化和地方政府的效率化兩大趨勢，頗可供目前研究地方制度改革者之參考。	著者曾在南洋任教數年，今本其平日對於華僑故事之紀錄，並稽諸史冊，著成是書。所錄華僑名人，計有鄭所南，楊大明，楊大劍，鄭芝龍，鄭成功，女子甲必丹，鄭天錫，林維漢，吳尚賢，黃公度，尤烈，溫生財，黃仲涵，錢念劬等四十八人，或為開明義士，或為革命鉅子，其志行皎潔，事業昭著，讀之令人興慨。	此為五幕劇本，描寫中國空軍最有成績之鐵鷹隊英勇戰績，穿插以私人友誼與戀愛之衝突，錯綜交互，熱烈緊張，而其最後目的則在闡明個人對於國家的責任。劇中對人生意義，世故人情，尤多深刻語。

費號掛費郵加另購函 費隨運加另地內 售發成五加價定照暫各

每周新書

中國師範教育論

(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教育叢書)

李超英著 一册 定價三元

古今名人讀書法

(國叢書)

張明仁著 一册 定價七角

短篇小說

(英語)

Best Short Stories
刊英語 編週 一册 定價六角

沈石田兩江名勝圖冊

潘博山收藏 一册 定價三元五角

民族詞選註

(學生國叢書)

趙景深選註 一册 定價五角

格言雜錄

(英語)

Wise Men's Words
刊英語 編週 一册 定價二角五分

橫渡

(大時代文藝叢書)

羅絳著 一册 定價九角

八月十九日

本書專論我國師範教育：首敘近四十年來師範教育的演進，繼根據統計材料，對現狀加以分析；次將課程、訓育、教師、實習、待遇諸問題分章討論，而後莫以總結。全書處處根據我國事實，廣搜國內人士的具體意見，復參照理論，加以批評，決非閉戶造車，徒驚高論之作。對於今後師範教育的實際改革，頗多切實的貢獻。

十二月二日

本書上采古代經史諸子，下及漢唐以來義理考據辭章各家之說，并最近諸碩學大師之著述，雜誌報章所載時人之言論，舉凡精理名言，有關青年讀書方法者，莫不擇要選輯；不分派別，不拘文體，長則千言，短則數語，一以作者時代先後為序，起於東周孔子，終於現代，共計二百餘家，五百餘則。在近人所編讀書法中，可謂別開生面者。

十一月一日

編中包含 A. Tolstoy, A. Stringberg, W. S. Maugham, E. Gorky 等所作小說十一篇，都是內容精采而篇幅不長的佳作。英文與漢譯對照排印。

十二月二日

此冊所募江浙名勝凡十景，一淮陰，二高郵，三揚州，四瓜步，五茅山，六天平山，七崑山，八太湖垂虹橋，九岳墳，十下天竺。截取詩處，絕無凡韻，清遠秀拔，洵為啓南翁得意之筆。每景自題一詩，文嘉、王穉登、沈明臣、殷都、王世貞、各有和作，尤可寶貴。

十二月三日

近頃選民族詩者，無慮數十家，惟選民族詞者，尙付闕如。編者用特精選五代宋元明清諸家詞約百餘首，以補此缺憾。其中明詞部分，多為不經見者；清民族詞亦從未有人選過。每一作家附小傳一則，詞後均有註釋。

十二月四日

選錄英文格言五百餘則，一一為之漢譯，間有意義隱晦者，並加以解說，讀之可為修養之助。

集中包含「橫渡」及其他短篇小說共十五篇，所有題材差不多全是抗戰期中各式各樣人物抗拒強暴的動人的故事，地域多在東三省及黃河流域一帶。描寫的手法很樸實，文筆也很簡潔。

各書暫照定價加五成發售 內地另加運費 函購另加郵費掛號

東方雜誌

第三十七卷 第十八號
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發行

一八一—〇〇二

東方論壇

英美成立海軍協定

張明養（一）

法國崩潰的教訓

吳澤炎（二）

民主主義的回顧與前瞻

汪家禎（五）

門羅主義的危機（美洲通信）

潘楚基（九）

中美商業借款的檢討

史國綱（一四）

論我國農業金融機構的調整

施建生（一八）

讀了英法德三國外交文書以後（續）

田村幸策（二一）

誤讀字的分析

羅莘田（二四）

現代史料

美日接收上海英軍防區……………璇珩(二九)

邱吉爾主張對歐陸嚴格封鎖……………運公(三〇)

德意宣布對英封鎖……………運公(三一)

美國加拿大成立聯防部……………君珠(三二)

托洛斯基被刺逝世……………東序(三三)

世界小諷刺……………(三〇)

時事日誌……………(三五)

世界各國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歐戰的背景……………趙自強(三六)

法國崩潰的原因——內部的腐敗……………吳澤炎(三九)

高爲國……………歐陽健(四一)

文藝

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

全部四十八冊 連史紙印 本裝六開本 定價四十元 特價八折_{二十九日截止}

靜安先生治學，在開拓學術之區宇，以轉移一時之風氣。其疑古，不僅挾其理之所難符，而必尋其偽之所自出；其創新，不僅羅其證之所應有，而必通其類例之所在；故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關係甚鉅。其著述雖曾刊行，而實不及此本之集大成。此本都四十三種，一百零四卷，家藏舊稿爲時人所未及見者尤多。編輯詳贍，校勘審覈，悉出先生令弟哲安教授及門人趙萬里吳其昌諸君之手。至全部精鈔影印，版式雅觀，尙爲餘事。

全書總目

部 四 十 三 種

- | | | | |
|--------------|--------------|---------------|----------------|
| 觀堂集林二十四卷 | 觀堂別集四卷 | 庚辛之間讀書記一卷 | 茗華詞一卷 |
| 靜安文集一卷續集一卷 | 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一卷 | 兩周金石文韻讀一卷 | 觀堂古今文考釋五卷 |
| 史籀篇疏證一卷 | 重輯蒼頡篇二卷 | 校松江本急就篇一卷 | 唐寫本唐韻校記二卷 佚文一卷 |
| 殷禮徵文一卷 | 聯綿字譜三卷 | 補高郵王氏諧聲譜一卷 | 釋幣二卷 |
| 簡牘檢畧考一卷 | 魏石經殘石考一卷附錄一卷 | 宋代金文著錄表一卷 | 國朝金文著錄表六卷 |
| 漢魏博士姓名考二卷 | 清真先生遺事一卷 | 耶律文正公年譜一卷餘錄一卷 | 五代兩宋監本考三卷 |
| 兩浙古刊本考二卷 | 古本竹書紀年輯校一卷 | 今本竹書紀年疏證二卷 | 古行記四種校錄一卷 |
| 蒙韃備錄箋證一卷 | 黑韃事略箋證一卷 | 聖武親征錄校注一卷 | 長春真人西游記校注二卷 |
| 乾隆浙江通志考異殘稿四卷 | 觀堂譯稿二卷 | 人間詞話二卷 | 宋元戲曲考一卷 |
| 唐宋大曲考一卷 | 戲曲考源一卷 | 古劇脚色考一卷 | 優語錄一卷 |
| 錄鬼簿校注二卷 | 錄曲餘談一卷 | 曲錄六卷 | |

商務印書館最近印行

東

方

論

壇

英美成立海軍協定

明 養

從八月十八日美加成立聯防協定以後，宣傳已久的英美交換驅逐艦與海空軍根據地的談判就更積極進行，到了九月二日英美海軍協定即在華盛頓簽字成立，從此二國間的合作就將有進一步的發展了。

英海軍協定的主要內容為英國將其在西半球的屬地租給美國作海空軍根據地，時期為九十九年，美國則以驅逐艦五十艘讓與英國。英國租與美國的屬地為亞瓦隆 (Avalon) 半島，紐芬蘭南岸，伯茂達大灣，巴哈馬 (Bahamas) 東部，占美加 (Jamaica) 南岸，聖魯西亞 (Saint Lucia) 西岸，千里達 (Trinidad) 西岸，巴里亞灣 (Paria) 安第瓜島 (Antigua) 及英屬圭尼亞等地。這些地方都是美國在大西洋方面的前哨站，現在能夠租到而建立海空軍根據地，對於美國的國防安全自然有極重大的關係。

這次英美海軍協定的成立，自然是二國間進一步合作的表现。從去年九月間歐洲大戰爆發以後，美國即採取援助英國的態度，「現購自運」之中立法的實行，不啻將美國變成爲聯軍的後方軍火供給庫，在戰爭發生不久的幾個月內，聯軍向美國訂購了大量飛機、軍火及軍火原料，更不斷的裝運到英法等國去。不過英美這種親密的合作，到了歐戰緊急時，曾一度發生頓挫。一向主張援助英國的畢德門，就發表議論，謂英國毫無準備，美國援助全無意義；福特工廠也拒絕替聯軍大量製造飛機引擎；美國出售數艘魚雷艦的談判也停頓下來，而羅斯福總統更發表演說，強調聲明「美人治美，歐人治歐，亞人治亞」的主張，一若德國的稱霸歐洲，美國是全不關心似的。這時英美關係的疏淡可想而知。

但是現在情形又大大的轉變了，美加聯防首先成立，英美海軍協定又繼之簽字，二國的合作已有進一步的發展了。這轉變的原因是在什麼地方呢？第一，自從法國戰敗投降後，英國的地位已漸趨困難，而自「不列顛之戰」開始後，英國更急需各方面的援助，尤其是美國的聲援。所以它不惜出任何重大的代價以求得美國的援助。美加協定的成立是英國尋求美國援助的第一步代價，因為加拿大的地位非常重要，對於英帝國的關係尤其重大，要是英國不是別有所求，是絕不會準許加拿大「以後將置於美洲 孟羅主義的樊籬之下」的。而這次英美海軍協定的成立，英國雖然獲得了五十艘的驅逐艦，「彌補英國輔助艦隊的缺額」，但這些戰艦究竟是有二十歲以上的年齡，總值不過八千五百萬美金，而英國所付出的代價，則不啻是放棄它數世紀來經營的西半球利益。由於英國能出這樣大的代價，因此纔能換得了美國的合作。

其次，英國所出的代價，正是美國所需求的。如果不然的話，則英國出價雖大，也不易獲得美國的合作。我們都知道孟羅主義是美國的重要外交政策之一，最近數年來幾次泛美會議的結果，美國的孟羅主義尤有重大的成就。在過去數十年中，英國在西半球方面曾有積極的經營，同美國的利益時常發生很大的衝突，但是現在英國已「決計不斤斤衡定其金錢與商務上的價值」，而將那許多屬地租給美國作海空軍根據地。從此美國不但國防安全增強，其在

中南美的地位增高，而且對於孟羅主義的實行也去一個重大的障礙，以後的美洲就將成為美國的完全天下了。基於上述二種的關係，英美的合作就由疏淡而趨於親密了。這一密切合作的結果，一方面是表示美國更走近戰爭一步，另一面則表示美國此後將在太平洋方面更可能採取堅強的政策。

九月五日

法國崩潰的教訓

吳澤炎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軍不理英法的抗議，侵入波蘭的境土，九月三日法國即追隨英國之後，向德國宣戰。九月底，法國同盟國波蘭的軍事抵抗力全部崩潰，德東線戰事告一結束。經過了六個多月盤馬彎弓，深溝高壘的相持狀態之後，至本年四月九日德軍又突然侵入丹麥。威五月十日德軍又再度擴大戰事，侵入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法國的大軍開始和德軍作正面的大規模接觸。五月十四日荷軍總司令威克爾曼 (General Winkelman) 宣布停止抵抗。五月二十八日比利時奧波特 (King Leopold) 又繼荷軍而向德投降，法軍連戰皆敗，六月十四日德軍幾乎以破竹之勢開入法國的首都巴黎，三日以後法國的萊諾 (Reynaud) 內閣對和平戰爭的決定，經過兩天的掙扎，終於因為主和派的抬頭，不得不忽忽下臺，而由八十四歲滿頭白髮的貝當大將 (Marshal Petain) 向德國呼籲停戰。六月二十二日德法和約簽字，法國完成了向德國屈膝的最後一幕。

在五月十日以前，法國和德國各憑馬奇諾防線和齊格斐陣線為守，除了前哨部隊的遭遇戰外，其間雙方並無真正的大規模戰事。正式的主力作戰，應該以五月十日德軍侵入荷比等國開始算起。由五月十日至六月十七日停戰，中間不過三十七天，在這一個短時期之中，一個世界第一流的強國，竟會一下給德軍摧枯拉朽似的陷於瓦解的地步，甚至連前次歐戰中曾在凡爾登與數十萬敵軍堅苦死戰前後幾乎兩年的英雄們，都完全失去了繼續作戰的意志和勝利的信心，真是現代史上，一個奇跡，一個可以供後代歷史學家揣摩推敲的啞謎。

關於法國崩潰的實際經過，至少在最近實在是無法知道的，對於各種自作聰明或「事後先見之明」的傳說或故事，充其量也祇能姑妄聽之而已。例如，據英美方面的傳言，此次主持法國投降的主要人物，實在並不是現在已經成為衆矢之的的賴伐爾 (P. Laval)，而是急進社會黨中重要領袖之一前任內閣總理的旭丹 (Carnill Chautemps)。更有人說，促使法國投降的幕後人物，是一位在法國政治中擁有廣大勢力的交際花寶黛夫人 (Henriette de Portes)，她不特和法國總理萊諾有極親暱的關係，目前主持投降外交的貝當 (Badouin) 之得以在萊諾內閣中占一席之地者，據說也出於她的吹噓之力。所有這些都是既無法證明，同時亦無法反證的傳說，也許根室 (John Gunther) 在他將來修訂的歐洲內幕中會替我們爬羅梳理出一個頭緒來。在目前，我們只能離開具體的事實，而概括地追求法國崩潰的一般原因。

根據美國本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展望 (Look) 我們可以把法國的崩潰原因，歸納成為八點：

(一) 法國的右派一向宣傳戰事一經發生，共產主義即將乘機而起。蘇聯和德國的合作，以及法國共產黨的公然鼓吹失敗主義，不啻坐實了右派的宣傳。在戰事緊張期中，許多達官貴紳，都爭先恐後的跑到了葡萄牙，在巴黎淪陷以後，他們衷心希望德軍從速奠定法國全境，以防止「社會秩序」的顛覆。

(二) 法國輿論機關，金融界，工業界和政府機構的腐敗。

(三) 領袖的庸劣無能，自恃馬奇諾陣線為金城湯池之固，完全不注意攻勢的作戰，對於國際情勢的演變，也沒有充分的認識。例如法國駐美大使聖

昆丁 (de Saint Quentin) 實在是一位很平凡的人物，當美國有位女名記者向法國外交部負責人物提到這一點時，她反撞了一鼻子灰。法國外交部認為羅斯福總統和聖昆丁的友誼即是對美外交真實的基礎。而萊諾之在下臺以前，忽忽向美國總統作緊急的呼籲，要求加派大量的飛機等，也適足以見他完全不瞭解美國政治機構的運行和美國援法的限度。（俱見 Clara Booth, *Europe in the Spring, Life*, July 27, 1940）

（四）法國的右派分子具有法西斯的傾向，許多顯要人物，如旭當拉伐爾貝杜英等，一向和德國政要，尤其和墨索里尼有相當的淵源。一直到今日，仍有許多親意的分子，在作「拉丁四國聯合」 (Latin-Quadrangle) 即指意法西班牙葡萄牙四拉丁民族國家）的白日夢，據說貝當將軍便是深中這種說法之毒的一人。

（五）與英國的合作不夠。在戰事未發生以前，法國外交上，未曾完全和英國步驟一致，戰事已經發生以後，軍事上兩國又不曾做到沆瀣一氣。例如魏剛 (Weygand) 代甘茂林 (Gamelin) 為聯軍總司令時，原有一個有相當希望的大反攻計劃，而且規定在五月二十六日執行，如果這個計劃能夠成功，德軍前遣深入的機械化師團與其後方主力步兵部隊即可完全截斷，全部受殲，戰事形勢自然亦將完全改觀，但結果因為北路主持反攻軍事的法軍司令白蘭加特將軍 (Blanchard) 和英國遠征軍司令哥特 (Gort) 間的隔閡，卻把這個稍縱即逝的時機蹉跎了，而以後因為德國突入部隊的源源補充，反攻便成為不可能的事。

（六）一般人的自私自利，各階級間缺乏真誠的合作，而政治家則缺乏勝利的意志。所以雖在戰爭到嚴重時期，政爭卻照樣進行。繼達拉第 (Daladier) 而組閣的萊諾，在當時雖為物望所歸，但在三月二十二日的會議中，也僅僅以二六八票對一五六票的多數，勉強通過。自戰事之起至結束，法國始終不曾有過一個強有力的內閣。

（七）一般人不滿意於法國民主政治的理想，尤其不滿意於法國第三共和國下民主政治的成就。所以事實上有許多與法西斯主義初無淵源的人，在沮喪之餘，倒希望極權主義把法國洗煉一次。

（八）法國人民生活一般太舒服，習於安樂，宴安酖毒，馴至把為民族生存所必需的戰鬪意志都失去了。在一九三八年明與協定成立以前，法國政府下令動員，法國人民充滿了反戰情緒和失敗主義，等到明與協定成立，全國歡聲雷動。現在一般政論家，往往把明與協定的責任一起推在當時的總理達拉第身上，好像法國人民要求戰爭而法國的政治家偏要妥協似的，未免把事實太歪曲了。其實稍知歷史的人，都知道即使第一次歐戰時，除了撲恩克賽和克勒孟沙 (Poincaré, Clemenceau) 少數主張對德復仇者外，法國人民早就有「不惜任何代價，甚至以阿爾薩斯和路萊因兩省 (Alsace-Lorraine)」永歸德國為代價以求和平的情緒。

自然我們不能說這幾點已經盡了促成法國崩潰的全部原因，而且要是我們加以更進一層的分析，在這許多因素中，至少有一大部分與其說是原因，毋寧說是第三共和國內在弱點見之於外的病徵。要之，任何國家，如果國家的意識，對內不能使國民放棄小我或一政黨一社層的利益，懷乎皮之不存毛將焉傅的最粗淺的常識，團結一致，風雨同舟，共禦外侮，那個國家的生存就大成問題，法國其實不過就是例證之一而已。

前車之轍後車之鑒。一個內部充滿了危機的國家，一方面不能風雨同舟，精誠團結，另一方面習於安樂，把戰鬪的意志漸滅殆盡，那麼即使有自由、平等、博愛的革命傳統，即使有「世界第一的陸軍」（英國路易喬治稱法國陸軍語），即使有極現代軍事工程能事的重要設備，即使有強大而有抗戰決心的同盟，終亦無裨於國家的危亡。這一點，應該是已經抗戰三年了的中國國民朝夕惕的一個教訓。團結和戰鬪纔能有勝利，纔能有生路，法國之不免於崩潰是因為內部的渙散瓦解和失敗主義。中國之所以能夠抗戰三年，就是因為能夠全國團結，對抗戰的勝利抱有旺盛的信心。

民主主義的回顧與前瞻

汪家禎

——歐戰思想背景的研究——

十八世紀是個迷信理性的世紀，一般開明的哲學家，幾乎毫無例外的都以羅騷式的熱情和浪漫精神，相信中古的陰霾，在科學的知識之下，即將完全清除，理性將成為決定個人及國家行為的最高原則，也是風雨如晦中，引導人類臻乎至善盡美之境的最確實的發動力。十九世紀也有一個迷信，那就是自達爾文物種溯源（C. Darwin, Origin of Species）出版後，使整個思想界煥然一新的演化論。十九世紀中稍有聲望的學者思想家，都相信我們正處於一個希望無窮的時代，宇宙萬象的演化，都本著「翕以合質，闢以出力，始簡易而終雜糅」的方式，將一步一步按程就班的使人類得以實現一個極樂世界。達爾文自己實在並沒有抱這一種近乎素樸的樂觀主義，在精神上他毋寧對悲觀的馬爾薩斯（Malthus）頗有同調之感，但演化論到了赫胥黎斯賓塞的手上，卻就成了一種有光有熱的有類乎宗教的信念，使人一提到演化，便自然聯想到進步，雖則真正的科學家從來不曾把演化和進步看做同一的東西。到了二十世紀又有一個新的迷信，那就是以理性主義和演化論為淵源，同時又受近代工商業的勃興所刺激而成的新宗教——民主主義或民主政治的信仰。

民主主義雖風靡一時，但一直到四十年代的今日，它仍是一個很浮泛的名詞，而且很奇怪的，它的浮泛並未曾因而減弱它的推動思想界和實際政治的偉力。這一點不啻對理性主義一個極明白的諷刺，顯示大多數人的接受民主主義，並不是出于理性的推考，認為民主主義在理性的根據上，有何出人頭地的優點，而是由時會所歸，風聲所嚮，潮流所趨，人云亦云。廣義的說來，民主是指一種社會的狀態而言，在這種社會之中，以個人的自由與平等為基礎，而以實現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指歸。所謂自由就是指每

個人都有最低限度的民權和政治權，前者包括人身的自由，財產的不可侵犯，言論結社集會等的自由，後者包括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所謂平等，即是指每個個人，無論其出身、地位、職業、財富等有何等的差別，在法律之前，卻一視同仁，無分彼此。樂觀的民主主義者認為，在這種理想的社會中，個人的品格都可以有充分的發展，完全不受外物的干涉，祇須個人的活動不妨礙整個社會的福利。因為各人都能充分發展他或她的稟賦，不受無理或者多事的羈制束縛，所以個人的創造力，皆能開花結實，而使文化的內容日益豐富，社會的福利日益增進。

這是廣義的民主的意義，狹義的民主主義實在就是指民治政體而言，如果以西方國家具體的例證而言，除了行使直接民權的瑞士以外，民治政體也就是議會政治。在議會政治之下，規定國家最後主權在於人民，國家法律與政令的設施，都應以合格公民的多數意見為依歸，至於何謂合格公民，究竟要達到何種的百分比，始得稱為多數，這些標準就要看那一個國家在政治上演進的程度而斷一般的說來，一個國家內的合格公民，人數無論多寡，如果在法理上被認為國家主權的最後所歸，而事實上對於國家可以發生直接或間接的有效影響，那一種政體就可說是民主政治。至於在實際上人民是否運用他們支配政治的力量，卻是無關重要的標準。（其實即使理想的民主社會實現了，一般人民真正的快樂恐怕仍將如英國經濟學家馬夏爾（Alfred Marshall）所說的，不過在於「有恆業，有恆得，有安居樂業的恆心」而已，他們也決不會發生欣賞政治舞臺上生旦淨丑聯合表現的閒情逸致。如果人性不發生基本的變化，政治將永遠是少數人的職業。）但無論廣義的或狹義的民主主義，其理論的基礎，卻是一樣的，兩者都

是以自由主義和從自由主義引中而出的放任主義作根據。什麼叫做自由主義呢？根據英國百科全書上的定義，它是對個人人格價值的信仰，同時深信祇有由個人自由發揮其天賦的能力，然後始有真正的進步。因之凡足以阻塞或障礙個人發揮其能力者，無論其爲人爲物爲制度，皆在必去之列。由以自由爲神聖不可侵犯，進而主張放任，在邏輯上是極其自然的。放任的說法，分析起來，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是深信自然法則的存在，即認爲在林林總總表面似乎凌亂拉雜的萬象背後，自有一種超絕的、嚴整的、統御事象的法則。二、如果說宇宙自有一種自然運行的法則，那麼人們最好是順乎其勢，不可以也不必與自然的傾向相違。放任就是順乎自然。人莫不以自利爲行爲的動力，但各求自利的極致，即最後結果，卻正好促進社會的目的。這即是所謂「公私利害一致說」。

民主主義的理論是自十七世紀以後纔逐漸趨於成熟的，而重視理性的十八世紀，更使民主的觀念在歷史的事實中獲得了證明。第一，英國的政治改革的經驗，使一般人相信，代議政治是保障人民自由最有力量最爲確實的東西，而英國十八世紀來國勢的蒸蒸日上，先後擊敗強敵，更不啻爲民主政治登了一個最有號召力的廣告。雖則那時英國的「民主」在現代人看來是狹隘到虛有其表而已。第二，美國的革命，確定了被壓迫人民有反抗暴政，甚至脫離本國的權利。美國獨立宣言，實際上無非重新確定人民的自然權利和主權在民的原則。第三，法國革命證明專制政治一定會產生特權階級，而特權階級的存在，積威之下，最後勢必促成社會的騷動。從十八世紀以來民主主義已不祇是一個供哲人玄思冥索的問題，而成為實際政治中發生力量的一種因素了，而且成爲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的初葉的特徵。事實上在這一兩百年之中，民主主義在政治上和在人民社會福利上，也確有極重要的成就。如果以典型的民主主義國家的英國而言，它從一八三三年便第一次通過規定工人勞動條件的工廠法，兒童每日的工作不得超過八小時起，十九世紀中改革運動更風起雲湧，尤其在一九〇六至一九一四年自由黨執政的八年之中，先後大刀闊斧通過了老年卹金案（Old Age Pension Act 1908）勞工調節所（Labor Exchanges 1909）的設立，全

國保險法（National Insurance Act 1911），奠定了社會立法的基礎，而爲後來其他國家先後奉行的典型。這一類的成就，至今仍爲民主主義的信徒所樂道的。

不過民主主義雖然一方面聲望一天一天的增加，彷彿已成爲一種時代精神似的，而民主主義在政治方面的表現——代議政體，有一個時候也幾乎一致公認爲各種政體中最好的一種。甚至超乎歐洲文化以外，自具有優越文明的中國，「認分黨相爭，爲政治上最高景象」的，也有人在（見錢穆國史大綱第四十六章）但在如日中天的盛況之中，民主主義也逐漸發生捉襟見肘的窘象來。民主的思想事實上是在資本主義發軔之中所漸趨成熟的，其時代代表社會新生產力量的新工商業，所要求者乃爲打破自古以來的封建束縛和要求建立一個便利於生產力量擴充發展的統一國家。民主主義的思想背景，誠然不像狹隘的唯物論者所說的，完全由於近代資本主義的抬頭而起，但它的所以能由一二思想家書室中的題目，而成為實際政治中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者，要無疑是因為它最能滿足近代新興工商業的要求。因之民主主義，從理論上說起來，本有其積極的建設的一面。自由與平等的概念，如根據邏輯加以推演，原來應該推廣包含社會每一分子在內。然而事實上自十八世紀以來的民主主義，所偏重強調者，卻幾乎完全在消極的破壞的一方面，它反對任何特權階級剝奪人民的自由，要求廢止人民之間的不平等關係，至於如何使自由普及於全體人民，如何使所謂平等，不至於成爲一種具文，而爲一種實在，民主主義者卻往往置而不論，或雖作浮光掠影的議論，並不亟亟求其具體的實踐。結果人民在法律之前固然自由了，在法律之前平等了，但在資本主義之下，個人和生產的機構完全成爲脫了節的不相干的兩橛，於是所謂自由者，祇有餓肚皮的自由，而平等者卻成了一個諷刺的名詞。反民主主義的理論背景，雖各不相同，但其最能具號召力者，都無非在強調這一點。

近代社會主義一方面可以說是民主主義的反動，也可以說是偏頗畸形的民主主義的補充。它強調民主主義的積極方面，要求人民不特要有政治、法律、社會的自由，尤其需要經濟的自由。而且社會主義者更進一步說，除

非人民具有了經濟的自由，否則一切的自由，無論政治的、社會的、法律的，都是虛有其表，畫餅不能充飢的東西。所以他們要求在實現政治的民主之外，尤須先實現經濟的民主。反民主的運動最初是片斷的、零碎的、孤立的，但跟着民主政治實際的破綻一天天的暴露，所以反對的運動也就一天天的組織化。這種反對的運動，在目前可以分成三個方式。

第一種形式，便是脫胎於馬克斯主義，在戰後新興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對民主的理想，並不否認其具有超越的價值，但對於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卻深疾痛惡，認為祇是掩飾資產階級壓迫勤勞大眾的溫情飾物而已。一九三八年蘇聯頒布新憲法時，曾大吹大擂稱全世界祇有蘇聯的人民已經真正獲得了經濟的自由和平等，所以它的民主纔是貨真價實，這類的宣傳頗有以民主為奇貨，而且具有好像只此一家並無分出的氣概。第二種反對民主主義的形式，就是目前橫行一世氣燄萬丈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極權主義是和民主主義根本對立的，它一開頭即否認個人的自由和平等，在人類文化上有任何積極的價值，更極端的分子甚至進一步認為個人自由與平等乃是一種文明到衰落期所發生的病徵。極權主義者認為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實體，便是國家，國家自身是一個目的，它自有其天賦與而有待完成的神聖使命，個人只是國家用以達到它神聖目的的工具而已。國家可以獎勵人民多子多孫，但在為達到它自身的必要之時，它也可以心安理得的驅兆民於死。所以個人反抗國家，在英國可以稱為「公民的勇敢」（Civic courage，英國 Harold Nicholson 語），而在德國便成了大逆不道之罪。脫離國家的個人，在極權國家是不可想像的東西。這一套的理論，至少在德國自斐希特（Fichte）、黑格爾、屈里賓克（Irrischke）以來，早已根深蒂固，成為德國政治思想主要特色之一，但其挾有雷霆萬鈞之力，成為不特對民主主義，同時也對整個傳統的歐洲文明的威脅者，卻是最近十年來的事。第三種反對民主主義的形式，是西歐各民主國家以內反議會政治的潮流。議會政治的弱點，一方面它以人民的自由與平等為基礎，至少在理論上如此，但因為現社會經濟組織的缺陷，所以實際上國家家的運動乃直接或間接操之於少數人手中，這少數人往往和國家的大資本利益有

密切的關係，所謂民主者，結果乃成了一种富豪政治（Pluto-Democracy）。另一方面議會政治雖則實質上由少數人操縱，不過這少數人卻並無絕對的權力，他們既要顧全既成的利益，又要敷衍輿情和公眾意見，維持民主的門面，政出多門，行政效率，遂遠不如獨裁國家——個人獨裁或一黨專政下那樣的得心應手。至於民主國家中人民意志的龐雜和情緒上的喜怒無常，祇須看美國民情調查所（American Institute of Public Opinion）的統計結果，常可以一月數變，就可為佐證。英國第一次歐戰的首相路易喬治在他歐戰回憶錄中就曾提到，在歐戰各國參戰以前，每一國家都毫無例外皆有擁護戰爭的民眾示威游行，而就是這種民眾，後來卻輕輕的把戰爭的責任一起都推到了政府身上，好像他們一開頭，就反對戰爭似的。民主政治在種種方面既然暴露出了破綻，於是改革的要求也就自然而生，民主國家內反對現況的議論，就風起雲湧，眾說紛紜，蔚為大觀。從十九世紀快結束時起，美國經濟學家樊伯倫（Veblen）等，對抽象的自然權利說法，便大肆抨擊。不過這種改革的要求，在性質上和共產主義和極權主義卻是大異其致的。共產主義者否認在目前社會經濟制度之下，有實現民主的可能，而極權主義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壓根認為民主主義是文明墮落的徵象。不過，兩者在反民主主義一點，實在頗有共鳴的地方，所以美國有一位作者很精當的說：「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自不同的前提出發，因為他們都壓迫民主主義，結果遂殊途同歸，成為極權政治。」（Lewis Corey, Marxism Reconsidered, Nation, Feb. 17, 1940）。反之改革的要求，雖則也不滿於目前民主政治的缺陷，他們也要求改革社會、政治及經濟的構造，但他們決不主張因為一端之失，便把目前整個制度推翻，重起爐灶。他們對民主主義的理想，抱有深切不可動搖的信念。

目前的歐戰之發生，當然自有其歷史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背景，但它思想的背景，便是民主主義和反民主的共產主義與極權主義間的鬭爭，目前共產主義雖處於配角的地位，但它在民主國家內所發生的「第五縱隊」的作用，也是很明白的事實。法國在軍事最危急之時，一向以反法西斯自許的共產黨仍舊很堅決的反對戰爭，好像無論如何納粹主義還勝似法國原

來的「虛偽」的民主似的。自戰事發生以來，民主國家的弱點，可說已有充分的透露，缺乏旺盛的戰鬪意志，缺乏紀律的精神，行政效率的低劣，政出門等等。（在歐戰中民主國家的英國始終堅持着抗戰到底的決心，但這種頑強的戰鬪意志，有多少自民主主義而來，有多少出於盜克羅·薩克森的民族的性，仍是有待揣摩餘地的問題。）反之，極權國家和共產國家卻異曲同工，政府皆能利用其高度集中的統治權力，利用秘密政治警察和大規模的集中營，在應付國際事變之時，表現其迅速機變堅決，而尤其可異的，無論希特勒或墨索里尼或斯大林，雖都以恐怖作為維持政權的主要工具，但比起民主國家的當軸來，卻更有社會羣衆的基礎。所以極權國家雖以人民為芻狗，這是常為民主國家抨擊的主要理由之一，但在戰時它們所表現的民族團體力（National Cohesion）卻並不弱於甚或反強過民主國家。這種相形見绌的狀態，是否由於民主主義本身屬性的弱點使然，抑或由於偶然時會所致的結果，當然還有待事實的證明，但民主主義的危機，卻是很明顯的事實。即使對民主的理想十分忠誠，而且仍保信心的人，如捷克前總統貝尼斯（F. Benes），在他本乎二十多年從政經驗而著的民主政治之過去與將來（Democracy: Today and Tomorrow）一書中，對民主主義，是否能經過戰爭而仍得繁榮存在，也不能不慄慄危懼。所以他不免慨乎其辭的說，民主主義如果欲繼續生存，不得不大加改革，使之具備下列的條件。在將來個人的自由必須受國家更大的干涉，行政的權力，必須大加刷新和擴充。政黨政治植黨營私的弱點必須打破，而民主政治的機構如政黨、報紙及輿論，其活動應力求與社會真正的利益相符。因勞工階級加入政治活動而起的社會問題，須謀妥善的解決，而貴族特權之殘餘陳跡，應該加以澈底的清算。要之，「民主主義無論在戰時和在平時應該和極權主義一樣的有效率。」縱使像貝尼斯那樣的人，也祇能以民主主義的前途，置於正未可必的將來之上，也未免太可憐了。去年斯特雷特在他所著的轟動一時的世界聯邦論（Clarendon Street, Union Now）一書中，稱世界具有成熟的民主經驗的國家，共有十五國，包括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南非、愛爾蘭、法國、比利

士荷蘭、瑞士、瑞典、挪威、丹麥和芬蘭，而在短短的一年之中，其中半數都成了極權國家的刀俎下的魚肉，而像瑞士、瑞典和芬蘭等國亦正處朝不保夕的可憐狀況之下。以目前民主主義的式微狀況，再與上次歐戰中美國總統威爾遜的登高一呼「為民主主義安全而戰」（make 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便四海響應，真不免有點令人不堪回首憶當年了。

戰爭中交戰國家的強弱，一部分即是由各國的思想背景——民主或極權所決定的。但戰爭畢竟多少帶點賭博的成分，而戰事終局的結果，卻儘可以決定四十年代後人類的生活型態和思想方式。如果以德意為代表的極權政治，竟能把目前以西歐民主國家及美國為典型的民主主義，一舉摧毀，那麼民主主義中所包含的個人自由及平等的概念，固然將掃地以盡，即傳統的歐洲文明，也將完全改色。極權主義與中古的封建制度頗有類似的地方，封建制度之下，完全不承認有所謂個人，上層的階級統轄下層的階級，秩序分明，不容躐等，在極權主義之下，尤其是再加上了德國的種族主義，也將以德意或其他經德意認為同屬優秀的民族為核心，結合而成為一個統治層，然後由這一個統治層發號施令，規定其他在他們認為劣等民族的活動領域。一般人過去因為中了左傾之流的宣傳毒，認為極權主義好像祇是一種赤裸裸的武力，尤其否認極權主義自有其超絕哲學（Transcendentalism）為其思想背景。因而把它內含的動力忽視了。極權主義實在代表着一種新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美國名政論家李柏曼（Walter Lippmann）之所以常稱「歐洲戰爭即歐洲革命」者，也就是認清目前的戰局，實在代表兩個哲學系統的生死之爭。反之，如果民主國家能夠獲得最後勝利，能夠在長期戰爭之中，證明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國家力量，畢竟勝於以威權甚或以恐怖暴力為根據的國家力量，那麼民主主義當然在戰後不特可以繼續存在，還可更為繁榮健實，而完成由政治的民主推進到經濟的民主的過程。美國總工會副主席華爾（Matthew Woll）最近斷然宣言：「世界無論何處勞工階級的運命，都有賴於民主國家的勝利。」從他的話也可以推測戰後民主主義的趨勢了。

門羅主義的危機

潘楚基

——古巴夏灣拿通訊——

一 緒言

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美國總統門羅因為奧梅特涅主持的神聖同盟，有將染指南美洲的風說，特咨文國會，聲稱「南北美洲自後不得被視為歐洲國家再行殖民的標的。」如果同盟方面「企圖擴張其制度至西半球，」美國將認為「危及吾人之和平與安全。」任何歐洲國家如干涉拉丁美洲共和國，以「施行壓迫或控制其命運為目的，」北美合衆國「將視其為非友誼之表示。」

自茲以後，「門羅主義」遂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骨幹之一，同時，也就是拉丁美洲二十個較小國家防禦歐洲強國垂涎覬覦的最有效「護身符。」著名的英國政論家蒲萊士爵士，在其所著「南美洲」一書中，曾經以贊許的態度引述美國上議員賓罕氏一語「那是絕對沒有危險的，任何歐洲專制魔王都不會企圖役使這一個半球的軟弱共和國。」

門羅主義何以會有這樣大的魔力呢？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勒文斯氏這樣答復過：

「門羅主義這樣將近一百二十年具有效力，並非單靠美國的力量。我們一向是軟弱的，助長門羅主義的力量有兩個因素。次要的因素是歐洲大陸從來很少能夠聯合反對門羅主義之心景。主要的因素是英國時常願意贊助門羅主義之基本原則。」

然而，時移世易，自從德意軸心崛起歐洲，日本逐步實現田中遺策，門羅主義的客觀環境，已經激烈地變化了。

遠在一九三七年，波里維亞的名著作家呂華爾（Gaston de Nerval）

氏就作如下的預料：

「今日法西斯國家正在開始學會體認聯合行動之利益。等到有一天他們的新技巧成熟時，海外必然會再度興起一個『神聖同盟』。比較百年前使門羅與亞當士枕席不安的那個同盟，還要有力量，還要危險。」

去年九月一日，歐戰爆發，美洲諸國已經知道事非等閒，所以在九月二十三日假巴拿馬舉行第一次全美洲各國外長會議，討論保守中立，維持和平以及經濟合作的諸方案。到了最近，歐戰急轉直下，全歐洲大陸，除蘇聯以外，幾乎都已併入德意軸心的勢力範圍，一向自豪「無日落」的大英帝國，也帶有幾分日落崦嵫的背象。大西洋不復是天塹之險了，拉丁美洲納粹化的可能性，一天天經報紙用大字標題登載出來。門羅主義的主持者——美國，幾乎慌得手忙腳亂，除了通過以如天文學上數字的鉅額金元實行空前的擴軍以外，外交方面，提前召集了第二屆美洲諸國外長會議，而且開會的地點，也特定為一向與美國感情最睦的古巴。

二 「第五縱隊」問題

然而，今日的局面，的確不是容易應付的。值得我們注意的，至少有本節以下所述的幾個困難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由於軸心國家僑民所可能組織之第五縱隊。關於軸心國家在拉丁美洲的人數，詳確的官方統計是沒有的，但是根據德意兩國自身在阿根廷與巴西的調查（包括三代），以及其他官方半官方與私人，在他國的估計（一代），軸心國家在拉丁美洲，幾個國家的僑民人數約略如下：